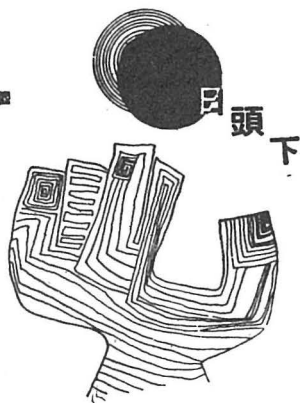




要能忍受寂寞

亞青

雖說，目前新秀新作如雨後春筍，文壇頗不寂寞，但是背後却有一股隱憂。

就小說而論，古蒙仁的「狩獵圖」、銀正雄的「藏鏡人」、李昂的「混聲合唱」、保真的「水幕」、彭選賢的「綿綿青山」，都是他們的處女作。雖然有人認為年紀輕輕，就能出版自己創作的結晶，未始不是可喜的現象。可是回溯陳映真、王禎和、黃春明幾位文壇有口皆碑的小說家，他們經年累月，嘔心瀝血的筆耕，出版一二部作品才受到方家先進的賞識、研究、討論，而奠定他們在文學創作上的地位。而目前文壇的新秀，似乎就缺少那股「忍受寂寞」的

能耐。有些新秀的創作，始終沒有突破「說故事」的階段，根本不曉得小說寫作的基本技巧、和情節氣氛的把握，跌宕高潮的製造。等而下之，有些文字和一般的作文習作似乎又大同小異。有些新秀構思的題材，却頗又落前人窠臼，如銀正雄的「素娥怨」，寫一個少女被父親的拜把兄弟強暴而自縊的故事。也許限於才華、囿於經驗，沒有好好把小說的「素材」處理。故事的推展嫌生澀、不自然，結構鬆懈、平平淡淡，缺少創新變化。

當然，為讓文化種子萌芽茁壯，我們也應有不甘求新秀的胸襟。可是我們也曾目睹有個廿幾歲的新秀，一年居然出版三、四本作品，細看內容却千篇一律，滿紙是作者訴說自己生活的痕跡。有人曾惋惜他有小說創作的才華，但不知好好珍惜，而勸他若為賺取稿費，何不弄個假名，何苦如此凌虐糟蹋自己呢？有些新秀，不知為名，抑是為利。他們不管作品成熟不成熟，也不管小說、散文、或是新詩、戲劇，匆匆收集成冊，好像能够快點出書，心裏就暢快。猶記得幾年前梁實秋教授，被一般出版商強迫出書，頗感困擾，曾戲言一個作家的創作，就像一個女人要生育，一定要懷胎十個月，是「急不得」的。其實，「慢工才能出細貨」的普通道理，相信一般新秀都耳熟能詳。

拋開那些賺取稿費的「作家」（如專寫枕頭拳頭的「言情」、「武俠」），我們願為那些真正在為文化播種，把一顆心奉獻給文壇的新秀，說幾句忠言逆耳的話。

「當你們寫出自己認為『不朽』的作品，不妨請幾個比你們有創作經驗的作家，或是較有根基、功力的學者過目，聽聽他們的意見。」



如果認為他們的意見，尚有少許可採的，你們也不妨將自己認為『不朽』的作品稍加必要的修改，那麼對於你們未來的創作，或許尚有纖芥的裨益。」

拿剪刀的出版商 唐人

片商喜歡對自己進口的影片動剪刀，一則根據自以為是的道德觀點，剪掉那些不適合我們「善良」百姓觀賞的（當然還是因為電檢處存在的緣故），二則片子剪短了可以多賣一場的錢。

這是屬於電影的事，觀眾也習以為常了。

可是，現在出版界也出現了這種怪現象。以前祇有譯者在翻譯時刪除自己看不懂的（新潮文庫中，幾本尼采的書以及沙特自傳就是，而且到了「殘」不忍睹的地步），現在連出版商也拿起剪刀來，不但一句一段地剪，甚至一整章地剪。最近有家頗具水準的出版社，出了一本西班牙哲學家奧特嘉的書，就大刀地刪去了其中相當重要的一章。他們的理由是看不懂，我想「懂」或「不懂」應該由讀者自己決定。

喜歡看電影的讀者一定知道，一部電影被剪的部份，往往是全片關鍵之所在。一本書，尤其是譯作，譯出來讓人看不懂的地方，也常常是這本書重點之所在（尤其是哲學書為然）。反過來說，譯出來讓

